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楊培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三

起疆圉大荒落正月盡屠維
協洽六月凡二年有六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十年春正月乙丑御宣德門觀燈 戊辰仙韶院

火不視朝 己丑白虹貫日 辛巳詔天章閣待制楚

建中罰銅三十觔先是范純仁代建中知慶州擅發常平封樁粟麥收恤流亡多所全活會蓬生蔽野如粟公私取給焉復為營求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純仁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者至則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發冢籍骸劾純仁全活不實之罪詔本路監司窮治其地乃建中所封也朝廷即欲移罪建中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因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竟

不免罰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癸巳始散

乙未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詔除元定禁止頃畝外民已請射者許依舊耕佃餘並禁止 丁酉詔諸州歲以十一月給老疾貧乏者粟盡三月乃止 己亥王韶罷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省財用但同列莫

青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
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洮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
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遂以母老乞外詔本鑿空開邊驟
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觀文
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尋又以謝表怨慢落職知鄂
州 丙午以復廣源等五州縣羣臣表賀詔以廣源州
為順州赦李乾德罪 郭達判潭州 己酉以交趾降
赦廣南東路荆湖南路繫囚餘各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是月右正言竇文閣待制權判西京留守御史臺常
秩卒詔贈右諫議大夫賻絹三百匹秩起處士在朝廷
碌碌無所發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 三月辛未慮囚
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申召張載同知太常禮
院從呂大防薦也載至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詔州縣捕蝗 夏四月辛巳復置憲州 癸巳文州蕃
賊寇邊州兵擊走之 丁酉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
者賜帛免夏秋稅 五月庚戌朔監西京稅務太子中

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京西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顥博通古今行誼脩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 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庚申

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記藏祕閣 甲戌太白晝見 乙

亥遼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奏右護衛太保耶律察喇等告北院樞密使蕭蘇色等八人謀立皇太子遼主詔按之初太子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伊遜黨欣躍相慶讒謗沸騰忠良之士斥逐殆盡副點檢蕭十三辯

黠善揣摩人意常出入伊遜家凡朝臣不附者輒令去之會蕭呼琨謀殺伊遜事覺下獄十三謂伊遜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固復有誣皇后之怨一旦太子立大王置身何地宜熟計之伊遜曰吾憂此久矣是夜召蕭德勒台謀所以構太子事陰令察喇告蘇色等共謀廢立按之竟不得其狀乃出速撒等三人補外護衛餘各鞭百徙于邊耶律奴舊與伊遜有隙至是亦在徙中其妻蕭意辛胡獨公主女也遼主以公

主故使意辛與奴絕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
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筭
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
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從之意辛久在流
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遼主嘉
其節壽隆中舉家召還 戊寅遼詔告謀逆事者重加
官賞 六月己卯朔遼耶律伊遜令牌印郎君蕭額都
溫誣首已嘗預耶律徹爾等謀欲殺伊遜而立太子耶

律察喇前告非妄今若不言恐事發連坐遼主信之杖
太子幽諸別室命伊遜及耶律仲僖蕭伊勒雅耶律孝
傑楊遵勗耶律雅克蕭十三等鞠治太子具陳枉狀謂
雅克曰上惟我一子今為儲副復何求公與我為昆弟
行當念無辜達意於上蕭十三聞之曰如此則大事去矣
使雅克易其辭為伏款雅克本伊遜之黨乃盡如所教
以奏遼主大怒將誅徹爾及蕭蘇色等伊遜恐遼主猶
有所疑引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

諸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伊遜乃入奏曰別無異辭遂
殺徹爾蘇色等二十餘人及其家屬時方暑尸不得瘞
臭聞道路 壬午注輦國朝貢 丙戌遼廢太子濬為
庶人徙之上京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蕭十三叱令
登車遣衛士闔車門而去蕭德勒台監送太子時促其
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凌侮至則築園堵囚之

丁未置岷州鐵城堡 秋七月辛亥遼賞告謀廢立者
自耶律察喇以下進官有差蕭額都溫尚皇女趙國公

主授駙馬都尉始平軍節度使後與耶律伊遜議不合
銜之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額都溫臨刑語人曰前告
耶律撒剌事皆伊遜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癸
丑潁州團練推官邵雍卒雍始為學堅苦刻厲寒不爐
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
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
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
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奧博多其所自得者晚乃行伏

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
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名其居曰安
樂窩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
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初
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
之雍卒顥為銘其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
謂安且成矣 甲寅禱雨 丁巳令諸路歲上縣令課

績辛酉羣臣五上尊號曰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
不許乙亥貶郭逵為左衛將軍西京安置趙高為直
龍圖閣知桂州以御史知雜事蔡確言逵經制安南逗
撓不即平賊高失措置芻糧故也是月河溢衛州王

拱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諸處乙丑遂大
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
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三十萬頃民

廬舍三十八萬家遣使修閉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

裏行黃廉為京東路體量安撫使廉嘗言都檢正俞充
結中人僥倖富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帝曰人才益無
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廉對曰雖然漸不可長帝曰且置
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條
舉百餘事發廩賑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
作舍以居民養男女棄於道者凡所活饑民三十五萬
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

千工給當年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士
大夫多朝廷所收用云 壬寅詔潭州置將及增武臣
一員 遣蘇頌等賀遼主生辰正旦故事使遼者冬至
日與北人交相慶是歲奉元厯先契丹一日北人固執
其厯為是頌曰厯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
當交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
各從其厯可也北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為節使還以
奏帝喜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

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彼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帝以為然 甲辰詔侍從臺諫監司各舉文臣有才行者一人令中書審察隨

材試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若已之親從御史黃廉奏
請也時應詔者百餘人廉又言勢孤族寒遠跡下僚者
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否用之則急才
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是月河又決鄭州滎澤判河
陽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
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
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畧無施
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

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即如曹村
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
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今者果大決溢此
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田所
屬州縣疏濬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 乙卯詔諸
傳宣內批面諭事無法守並從中書樞密覆奏其祈恩
澤規免罪者劾之 辛酉詔鎮戒德順軍各置都監一
員 癸酉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 甲

成濮國公宗樸進封濮陽郡王 贈邵雍祕書省著作

郎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吳充請
於帝賜謚曰康節 冬十月戊寅朔濮陽郡王宗樸薨

癸巳宗樸弟宗誼襲封濮國公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
祀 乙未以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詣闕
對延和殿勞問周至公著面奏伏覲近詔舉才行堪任
升擢官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
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就閒出外者尚多

恐其間亦有材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 戊戌太子太師致仕張昇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康節 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州首領董戩都首領青伊結果莊為廓州刺史阿里庫為松州刺史 甲戌祀天地于園丘 遼北院樞密副使蕭十三復為耶律伊遜陳陰害太子計伊遜從之遣其黨旗鼓伊喇詳袞蕭達囉克與近侍直長薩巴

詣上京同留守蕭塔坦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召
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伊遜黨大喜聚飲數日塔坦
以疾薨聞太子死時年二十遼主哀之命有司葬龍門
山欲召其妃還伊遜復遣人殺之以滅其口有女子常
格者太師耶律實魯之妹也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
文不苟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中撰文
一篇以述時政上之遼主稱善伊遜愛其才屢求詩常
格遺以迴文伊遜知其諷已銜之太子坐事伊遜誣以

罪按問無迹獲免會實魯謫鎮州常格與俱恒布衣蔬
食人問何自苦如此常格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
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於家 前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
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
使人知養老事長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
意為崇文校書與王安石不合移疾家居與諸生講學以
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辯鬼神其家

之急保國家之安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竟不起是歲江淮兩浙發運副使德清盧

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有志未就而卒翰林學士許將等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東西銘行於世程頤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十二月壬午詔改明年為元豐 甲申以郊祀文武官加恩 丁亥封子傭為均國公 司馬光以書與吳充言今日救天下

子必為佳器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戌詔河北轉運司令所在長吏禱
名山靈祠以旱故也 戊午命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

理黃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帝嘗詢天地
合祭是非履對曰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
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
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
誠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

秉奏計京師帝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之乎秉對
曰有之民饑甚死者相枕藉帝慘然曰前此獨趙抃為
朕言之耳先是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
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武
以時上之本無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帝嘉
納之秉未冠時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商日恨
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為之林木非培
植根株弗成甚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

丑以太皇太后疾驛召天下醫者 閏月辛巳以翰林
侍讀學士提點中太一宮呂公著兼端明殿學士知審
官院 戊子以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為江南東路轉
運判官辭日上疏論時事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
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察其忠
慰諭久之 己丑詔贈尚書令韓琦依趙普故事三省
長官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唯普與琦乃單贈
至是又詔雖當追策不更加師保益貴之也 壬辰以

獨此也願勅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於是遂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履邵武人也 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為其衰遲或不任事未欲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勾宮觀之職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閑貪祿冒居無恥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職乞今後在京宮觀母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詔自今陳請宮觀者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母過兩次 庚申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乙

能救正持祿固寵為世所譏 簽書樞密院曾孝寬以

父憂罷 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凡十九日乃散 庚

戌濮國公宗誼薨甲寅弟宗暉襲封濮國公 戊辰詔

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功行賞 三月辛巳

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御邇英閣黃履進講

周禮八柄帝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而八柄非太宰所

得與何也履曰八柄以馭羣臣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

所與帝曰善

考異宋史神宗紀云沈季長進講周禮八法按太宰之職唯八柄八統言詔王故曰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言王
安石不可為宰相及新法行數議事不合出補外至是
帝思其先見召知開封遂大用之 己亥太傅兼侍中
致仕曾公亮卒恩禮視韓琦始謚忠獻禮官劉摯駁曰
丞相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忠家累千金未嘗濟
一物安得謂獻衆不能奪改宣靖配享英宗庭御篆其
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謹畏周密然性
吝嗇殖貨至鉅萬力薦王安石以間韓琦更張庶事不

黯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而已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癸未詔內外文武官各舉堪應武舉者一人 廣南西路經畧司乞教閱峒丁從之 乙未御宗政殿閱諸軍 辰沅搖賊寇邊州兵擊走之 夏四月辛亥高麗遣使詣遼乞賜鴨綠江以東

非太宰所得與若八法則太宰自主之矣紀誤無疑黃履傳不載此事其為履與季長未知孰是今姑從續資治通鑑

壬午呂公著讀後漢書畢帝留公著極論治體

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之說公著問帝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曰武帝雖以汲

事文及甫求援於吳充之子安持及甫充壻也知諫院
蔡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
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
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為獄潤甫均密奏
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又任殘賊吏
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
濫遣諫官黃履內侍李舜舉審覆囚不知為詔使無敢
一辭異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並罷確遂代潤甫為中

地不許 丙辰詔增置兩浙路提舉官 庚申詔除九

經外餘書不得出界 癸亥太白晝見 乙丑封號國

公宗諤為豫章郡王 丙寅曹村決河口塞戊辰詔名

其埽曰靈平 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 六月

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

瓜裂於內階聲如雷 乙巳詔以靈平埽功遷太常博

士苗師中等各一官 是月開封鞠相州民訟事連判

官陳安民安民嘗以相州坐失入死罪屬其甥大理評

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故有是命 丁酉御史

黃廉言前歲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乞於逐經內各
定取人分數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并
南省考試詩書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 已

亥詔齊州預備水災 庚子呂公著上疏曰曹村埽決

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閱歲而尋
弭實由陛下至誠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近日
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定

丞吳充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者三四帝遣中使召
令出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陳安民太輕帝曰
此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是何意也以確
彈劾還之言者乃已 秋七月癸酉朔以西上閤門使

韓存寶為忠州團練使經制瀘州納溪夷初納溪砦民
與羅苟夷競魚誤殺夷人吏為按驗夷忿謂漢殺吾人
官不償我骨價反暴露之遂叛犯納溪砦提點刑獄穆
珣言納溪去瀘一舍羅苟去納溪數里今託事起端若

部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董璫通事聞詔知岷州种
諤集酋長斬之以妻女田產賜包順 丁未詔河北被
水者蠲其租 己巳詔濱棣滄三州被水民以常平糧
貸之 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
趾來貢 癸未李乾德表乞還廣源等州縣詔不許

乙酉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呂公著樞密直學士工
部侍郎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既就職與同列奏
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

國一郡決曹耳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
福無疆施于萬世然臣願陛下親正士距壬人必有忍
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予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
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
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未幾公著入對帝迎謂曰覽卿
所奏深得人臣進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
公著辭順而意婉故嘉納之 八月癸卯蕃將訥兒溫
祿尊謀叛伏誅方鬼章犯境時列帳納兒溫及祿尊率

五年作譯經院八年改譯經院為傳法院大中祥符六年參政趙安仁等纂集新經并所降制詔賜名祥符法寶錄御製序賜之景祐三年詔續修法寶錄四年呂夷簡上所定景祐法寶新錄請御製序元豐元年十月甲辰命參政元絳參定傳法院新編法寶錄按傳法者院名也法寶錄者書名也宋史神宗紀於元豐二年六月戊申書曰命蔡確參定編修傳法寶錄以新編為編修合院名於書名誤矣且元絳蔡確兩次參定例常並書不應記後而遺前今據玉海第五十八卷及第二百六十八卷於元年補書絳之參定而二年則正紀之誤焉

庚戌定秋試諸軍賞法

辛亥韓存寶召烏蠻酋乞

弟等共擊羅苟蕩五十六村十三國乞弟芥望箇恕之子也
初韓絳曾布嘗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

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
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帝曰然當以次收用之
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無病民所
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
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
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其事公著甚恭既久公著亦稍親
之議事頗相左右 詔祀天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冬

十月甲辰命元絳參定傳法院新編法寶錄

考異玉海
太平興國

元厯合其二十四氣內有七氣時刻并逐月太陽過宮
日數時刻不同 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凡十三日乃
散 辛亥錄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丙辰詔青
州民王贊以復父讐免死刺配鄰州 戊午復置大理
獄帝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詔曰京師官寺凡有獄皆
繫開封府司錄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囚逮猥多難於隔
訊又暑天瘞死者衆因緣流滯動涉歲時參稽故事宜
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於是中書言應三司及寺監等

呂公著曰後世禮教衰而獄訟繁肉刑若復將有踊貴
屨賤之譏或欲劓刖死囚以試之公著曰不可試之不
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十一月己丑命宋敏求等
詳定正旦御殿儀注 癸巳辰州徭賊叛詔沅州兵討
之 己亥罷文武功臣號 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
天監集歷官考算遼高麗日本歷與本朝奉元歷同異
聞奏其後歷官趙延慶等言遼己未年氣朔與宣明歷
合日本戊午年氣朔與遼歷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

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帝將
有事於幽燕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太皇
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
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
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
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二年春正月癸酉遼賜北府宰相耶律孝傑名仁傑遼
主嘗宴羣臣謂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

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鞠從之 己未詔罷都大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 甲子以婉容邢氏為賢妃 詔罷三司推勘公事官 帝每憤契丹倔强侵侮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歲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儼仇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虔

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先聖先師肆
祭器實牲體盥水灌爵奠幣讀祝曾無少異而九人之
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乞下臣議於禮官薦享祝
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禮禮
官言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
獻亦難隆殺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籩二
豆二俎簋簠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二京
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

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歡飲至夜乃罷及
乙辛誣陷太子并按太子黨人孝傑之謀居多至是乙
辛薦孝傑忠於社稷遼主以為然謂孝傑可比狄仁傑
賜名仁傑仍許放海東青鶻仁傑久居相位黷貨無厭
時與親戚會飲言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 乙
亥罷竒嵐火山軍市馬 丙子詔立高麗交易法 癸

未詔知沅州謝麟督捕徭賊 甲申御宣德門觀燈

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 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

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顯還任扶溝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其為惡者自是縣境無焚剽之患內侍都知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猷熾盛諸邑競侈供

之 詔辰州淑浦縣置龍潭堡 二月甲寅日中有黑
子如李凡十日乃散 罷程顥判武學顥自知扶溝縣
召除是職數日即罷以御史中丞李定言顥學術迂闊
趨向僻異故也 呂公著上疏曰臣向輒論及判別忠邪
之道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不
能自解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
復因言者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況如
顥者其立身行道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使得

域又並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
自分為二乃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
萬緡母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
二十萬緡為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
是又為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
新法價平 乙丑滄州饑發倉粟賑之 三月庚午朔
董氈遣使來貢 庚辰親試禮部進士 壬午試特奏
名進士及武舉 癸未賜董氈緡錢銀帛對衣金帶等

張以悅之主吏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歲餘中正往來境

上卒不入尋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酒稅

考異劾程顥罷判武學者或以

為李定或以為何正臣按宋史李定何正臣呂公著傳並不載此事東都事畧李定呂公著程顥傳亦無之今據宋史程顥傳作李定烏蠻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

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不能授甲數日蠻

乃引去乙卯詔王光祖等討之

考異宋史蠻夷傳此事繫元豐元年今從神宗紀

丙辰詔定解鹽歲額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

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頒行之 甲子興工疏汴洛遣禮
官祭告河道侵民冢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
知審刑院安燾言天下奏案益多於往時自熙寧八年
減議官斷官力既不足故事多踈謬詔增詳議詳斷官
各一員罷刑部校法官 五月丙子順氏蠻叛峒兵討
平之 庚辰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
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叶恩稱後世無得而議今王夫
人名位或未正瑩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

物 丙戌詔雄州兩輸戶南徙者諭令復業 庚寅命

入內供奉宋用臣為都大提舉導洛通汴使以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洛水可引入汴知都水監丞范子淵又畫十利以獻故也 癸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

開封時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人 夏四月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院 己未

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鎮江軍節度使致仕陳升之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成肅 癸亥宋敏求等上正旦御殿儀

薄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之門於是太學生虞蕃伐
登聞鼓訟學官去取不公事下御史臺辭連絳子者寧
嘗囑其從孫伯虎於直講孫諤葉唐懿得升補內舍生
又囑諤求判監黃履以伯虎為小學教諭臺司捕者寧
下獄絳請納還職祿而容者寧即訊於外許之於是御
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辯罷為工部侍郎知亳州而
者寧罰金諤等坐聽請皆得罪絳入辭帝猶眷絳曰朕
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曰願得賴遂改

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 辛巳太子太師致仕趙槩上所集諫林百二十卷帝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於坐右時用省閱 甲申元絳罷初王安石更學校法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所業處以上中下三舍人間傳謂凡試中上舍者朝廷當以不次升擢一時輕

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及虞
蕃事起確與御史舒亶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
士許將至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
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舉
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
無一事不承遂劾絳使去而代其位確自諫院歷參政
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
為得計也時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

知潁州 乙酉詔安南軍死事孤寡廩給之 戊子以

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判司農寺蔡確參知政事確善
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
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
即疏其過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濬河之具帝遣
知制誥熊本行視以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
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寺復覲得臺端因
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

宋史河渠志作戊申今從神宗紀

辛酉追封魏國公宗懿為舒王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三

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 六月甲辰廣西捕斬

儂智春執其妻子以獻 戊申命蔡確參定傳法院新

編法寶錄

考異見元年

癸丑詔五路帥臣副總管軍臣僚

各舉任將領及大使臣者二人 甲寅清汴成自任村

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

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

考異甲寅

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襄等
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
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
規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宜
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為禮式至是又
命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以
進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祭祀總百九十一卷祈禳總
四十卷蕃國總七十一卷喪葬總百六十三卷其損益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四

起屠維協洽七月盡重光作
聖十二月凡二年有六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二年秋七月甲戌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
以太子少師致仕 己卯命中書鉤考四方詔獄先是

即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
傳播中外自以為能詔逮赴御史臺鞠治 八月丙申
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擊走之 辛丑分涇原路
兵為十一將 丙午詔脩起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
史事宜於崇政廡和殿承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時起
居注官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王存乞復唐貞
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帝聽其言聽直前奏
事自存始也 甲寅詔益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三十

之制視前為加詳矣 蘇軾自徐州徙知湖州上表以
謝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摘其語以為侮慢因盡
摭軾所為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摘成烏臺
詩案二十六款其畧曰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羸
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
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
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益
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益其他觸物

使人人誦習其後中書樞密請使義勇保甲皆誦從之
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
爲一甲以供賦役 戊申交趾歸所掠民詔以廣源等
五州縣賜之乾德初約歸欽廉邕三州官吏千人至是
裁送二百二十一口順州置戍將士罹瘴霧多致病沒
朝廷知其無用乃悉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
交趾所有也 己酉太皇太后疾帝不視事 庚戌罷
朝謁景靈宮命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減天下囚死

人從判國子監張璟請也璟薦蔡卞為直講建議增太學生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畧倣周官鄉比之法廣立齋舍學官之盛近代莫比以潁州為順昌軍節度九月癸酉以國子監滿中行為館閣校勘帝以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為姦賊而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宜少獎之以厲風俗故有是命癸未降順昌軍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亥大宴集英殿己丑進嬖好朱氏為昭容壬辰內出教閱格以頒諸軍凡數千言

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核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升
內舍內舍生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分三等
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
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
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丙午復置御史六察從中
丞李定請也 御史臺具蘇軾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
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古之議令者猶有死無赦况

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乙卯太皇太后曹氏崩 戊午

詔易大行太皇太后園陵曰山陵 辛酉以羣臣七上

表始聽政命王珪為山陵使 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

殿 丁亥雨土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今

酌周官書考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

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詔行之太學置八

十齋容三千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百總

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

庭堅戚秉道吳綰盛僞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顏復凡二十人名罰銅臺獄之方起也知諫院張璪及李定舒亶何正臣等雜治之必欲寘軾於死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軾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者太皇太后違豫中聞軾下獄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掎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聞太皇太后言有憐軾意而吳克申

軾所著文字訛上惑衆豈徒議令之比乞特行廢絕以
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收受軾
譏諷朝政文字公為朋比如盛僞周郊固不足論若張
方平司馬光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辱在公
卿大夫之列而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軾責
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坐軾詩案者王誥追兩官勒停
蘇轍監筠州酒務王鞏監賓州酒務張方平李清臣司
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

塞章惇亦從旁解之由是軾得不死

考異按王珪諧軾李燾云此據李丙

丁未錄不知丙得之何書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蘇軾既貶黃州神宗每記憐一日宣諭曰國史大事朕欲用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則用曾鞏鞏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軾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張粹明皆稟命而王禹玉以為不可又令與江州太平觀禹玉亦以為不可其後禹玉作相帝語及軾復欲用之禹玉曰軾有詩云此心惟有螭龍知方陛下飛龍在天而不知軾何求螭龍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龍非獨人君之稱人臣亦有稱龍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是也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勝非所錄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獨不可江州及太平觀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當再考今按勝非所錄雖詳然以珪舉詠檜詩為七年移汝時事恐非今仍依長編所採丁未錄繫之二

赦亦甚力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
不以語言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
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
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賞
之第去勿漏言王珪忽對帝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
帝改容曰何以知之珪因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
曲處世間惟有螯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知於地
下螯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珪語

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尋為舉吏所累謫主
管西京御史臺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以不行太皇太后在殯不視朝

癸酉陞許州為潁昌府丙子降潁昌囚罪一等徒以下
釋之 戊寅上不行太皇太后謚曰慈聖光獻皇后

辛巳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 癸未

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緡以監官言歲費錢三萬七
千緡而所入纔二萬三千緡也 戊子詔審刑院刑部

年治獄之下章惇語非切要故畧之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前使吳居

厚以掊歛虐下侁繼之務行寬大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敞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是歲召對命知揚州帝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筆札宜焚之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

之平定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惡之出伊遜知南
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至是
赴闕入謝遼主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 癸巳白虹貫
日 二月丙午以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官東院章惇
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惇為三司使時帝嘗譽張方
平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明日惠卿與方平
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故御史蔡承禧
彈惇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謂此也由是帝

斷議官失入者歲具數罰之 己丑白虹貫日 遼以
知南院大王事混同郡王耶律伊遜知興中府伊遜既
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科爾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
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額爾欽蕭陶隗諫曰舍嫡
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久之將出獵伊遜
奏留皇孫遼主欲從之烏納又諫曰陛下若從伊遜留
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
皇孫俱行由此始疑伊遜頗知其姦會北巡將次黑山

院張瑄又謂充與郭遠書止其進兵復置獄核其事充屢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加劇章七上得請興歸

第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考異徐自明宰

輔編年錄云神宗怒安南師出無功會光祿寺丞周沃謝表言充與郭遠書止其進兵乃置獄核遠事聞者皆為充懼然充但勸遠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後沃亦坐所言不實獲罪按宋史吳充傳以為張瑄言充與遠書止其進兵而周沃事不載今從宋史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永昭

陵 丙子南丹州入貢以刺史印賜之 乙酉祔慈聖

光獻皇后神主於太廟 己丑以昭德軍節度使曹佾

惡惇及惠卿既黜中丞鄧綰言惇人物佻薄行跡醜穢
與惠卿協濟為姦宜早罷斥惇遂出知湖州會王安石
再相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以示權擢惇
翰林學士未受命丁母憂服闋入知審官東院驟遷至
執政 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 三月乙丑吳充罷王
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
獄捕充子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及確預
政充與議變法於上前數為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

數事而已帝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帝既退薛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庚寅遣封皇孫延禧爲梁王 夏四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吳充卒帝幸其第奠之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聞而悲之時御史臺鞫郭遠安南事未竟後數月詔充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充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政事所言於上人無知者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

為司徒兼中書令改護國軍節度使餘親屬加恩有差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慈聖后春秋高僧亦老帝數
言宜使人見輒不許他日僧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
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欲令僧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
非汝所當留趣遣出至是帝哀慕篤切大推恩於曹氏
呂公著言中書令非所以寵外戚帝曰褒寵外戚誠非
美事顧以慈聖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耳公著因言
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

宣等戰沒初知瀘州喬叙欲要乞弟與之盟遣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召乞弟拜敕不出遣人就賜之亦不見而令小蠻取敕以去叙不得已以賂招乞弟乃肯來至是盟於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羅箇牟者熊本所團結熟夷也宣往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兵宣死一軍皆沒甲寅罷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監牧司乙卯令御史分案諸路監司庚申詔御史臺六察以糾刻多

不可而弗能勇退云 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
三畧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 丁酉封淮康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宗暉為濮陽郡王凡安懿王子孫
皆進官一等 戊申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
官司令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
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
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
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烏蠻乞弟寇邊梓夔都監王

洛通汴司為都提舉汴河堤岸司 是月臨朐益都石

化為麴 六月戊戌詔省宗室教授存十三員 丙午

詔中書詳定官制唐天授中始有試官之格又有員外
之置尋為檢校試攝判知之名宋承其制抑又甚焉三
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
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
天下財賦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
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

寡為殿最任滿取旨升黜 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
千緡 五月乙丑詔自今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戊
辰詔秘書監致仕劉几乘驛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已而
同列判太常寺王存乞召范鎮與几參考得失從之
辛巳頴昌進士劉堂上制盜十策授徐州蕭縣尉 帝
聞王宣軍沒驛召韓存寶授方畧甲申命存寶統三將
兵萬有八千赴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紹降
存寶信之乃休兵於綿梓遂資間 詔改都大提舉導

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勲有爵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為輕重故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槓不為監外官則州縣守令多滯中朝職事官外補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皆以正名為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定帝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至是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瑄等詳定罷兵部勾當

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
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
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七二三故中書令
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
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
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
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授受之別則有
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

六人以護衛之 庚午河決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詔有司速修閉初北外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坊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

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官一員提舉
義勇保甲 壬子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几請
也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
聲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三曰金石奪倫四曰
舞不象成五曰樂失節奏六曰祀祭饗無分樂之序七
曰鄭聲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并上之至是帝以其圖下
几及范鎮參定 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
中書 秋七月戊辰遼為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拽刺

行從之 戊申太常博士吳雍議樂劉几等言太常大
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
三也王朴樂其聲太高李照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
人疑其太重由是不用皇祐中胡阮再定樂比王朴樂
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成或疑其聲侖因亦不用
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今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
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別製
從之 丙辰詔太常以王朴鐘備清聲毋得銷毀 戊

之 甲戌詔自今遇大禮罷上尊號 癸未琴出西北
太微垣郎位南在軫 丙戌詔以星變自戊子避殿減
膳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丁亥罷羣臣從祀
明堂 戊子太白晝見 八月乙巳詔肇新官制凡省
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

議樂所楊傑言臣於去年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施行
請審調太常鐘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
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劉几言傑所請可

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
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
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
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
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
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
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
主簿為承務郎從之 辛巳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天

午彗不見初出於軫歷翼張凡三十六日乃滅 九月

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十頃及守園戶 丙寅

御殿復膳 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

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

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

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

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

律帝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凡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則合考於聲則乖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製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鎮欲求一稊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至是罷局賜賚有功

下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
癸未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薛向易正議大夫右諫議
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固易太中大夫並為樞密副使

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祭禮祀祖宗帝以祖
宗神御多寓寺觀乃命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為原
廟奉祖宗像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以尚書
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江寧府王安石為特進罷
議樂脩樂局初范鎮與劉几定樂為帝言定樂當先正

事精密及帝任以執政欲與計西北事而向專持重養威未嘗啟其端非帝所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與提舉官陳向忿爭於西府於是知諫院舒亶劾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遂出向以正議大夫知潁州未行御史滿中行又言向備位浸久嘉謀不聞令出於口而心非之法成於手而自毀之要譽於已歸怨於上乃改知隨州踰年而卒冬十月丁卯遼北府宰相耶律仁傑罷遼主悟仁傑姦佞乃斥為武

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丙戌進封岐王顯為雍
王嘉王顯為曹王 封中書令護國軍節度使曹侁為
濟陽郡王 封宗旦為華陰郡王 通議大夫知樞密
院馮京易正議大夫為樞密使仍加食邑實封故事大
禮後宰臣以下唯加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王珪文彥博
及京特遷官以寵之珪為銀青光祿大夫彥博為開府
儀同三司皆加食邑實封 薛向罷戶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呂公著易正議大夫為樞密副使初向在外策邊

德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者省益半矣已而又上疏曰案國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歲歲有增未見其止臣畧考其入官之由具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

定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已時六刻雲間見日不及所食分數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南豐曾鞏上疏議經費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郊之費皆一倍於景

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弼司徒彥博兩鎮節度使彥博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畜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為而不成帝嘉納之曰聳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其父當仁宗服藥時嘗與富弼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翼日有瘳其事遂寢彥博適入朝帝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人之明慈聖擁佑

是日以樞密副使太中大夫孫固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正議大夫呂公著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韓縝並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己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 三月乙未詔在京官毋舉辟執政有服親 癸卯章惇罷御史朱服奏惇使其客袁默周之道傳意市恩於服詔大理鞠之御史豐稷雜治獄具默之道並勒停惇坐報上不實惇父俞又強佔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

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代韓存寶經制
瀘夷 庚子詔試進士於本經論語孟子大義論策之
外加律義一道省試二道武舉止試孫吳大義及策從
中書禮房請也 辛亥馮京罷京在西府凡五年數以
疾求解機務至是乃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判河陽
府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
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
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世謂不愧科名云

乙巳命官闕九軍營陣法於城南好草陂戊申大闕
夏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 初

陳襄王存李清臣黃履等奉詔詳定郊廟禮文或以當
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徧或於圜
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
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
於方丘議久未決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
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

斥惇以太中大夫知蔡州 甲辰以翰林學士太中大
夫張璪參知政事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
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
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帝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
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至是遂用璪 初議者欲廢樞
密院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
相維制何可廢也乃止帝以為樞密院聯職輔弼非出
使之官不當稱使是日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罷

山陰縣主簿余行之謀反伏誅 乙酉澶州小吳埽

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 五月丁酉詔河東

路提點刑獄劉定專賑被水民 戊申立晉程嬰公孫

杵白廟於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

書言昔程嬰公孫杵白二人嘗因下宮之難全趙氏之

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

顯魂無所依疑有崇厲者願遣使尋訪冢墓飾祠加封

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為祥書奏會鄆王疾亟帝即命

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於是禮官請如瑛議修定儀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父天母地之義若冇隆殺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歛北郊以存祀地之義從之已已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攝事肇輩之弟也

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唯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
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己外洪州言知州觀文殿
學士王韶卒韶為人麤獷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
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
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然熙河
所奏多欺誕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
求仕韶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韶晚
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將死疽潰洞見五臟亦其報

河東河北轉運司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大建廟貌以時致祭擢處厚為將作監丞 六月戊午河北諸州蝗生 甲子有上書請擇守令者帝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以必

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
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
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曰此真酈生之說耳時輔
臣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
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
士大夫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
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
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

也 是月諜言夏國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
河南地來歸其母梁氏知之殺清囚秉常國人乖亂事
聞帝始有興師問罪之意 秋七月己丑太白晝見

先是廊延路副都總管种諤上言秉常為其母梁氏所
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其巢穴帝以
為然召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
提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以諤為廊延路經
畧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

甚無法帝曰唐太宗平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
祁歐陽修輩尚不能闕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
為史官者才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
待賢者去取褒貶耳 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
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初太
祖設官分職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
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
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

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庚寅命种諤出鄜延劉昌祚出涇
原高遵裕出環慶李憲出熙河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
進會於靈州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時朝廷
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丁未
大軍進攻米脂砦 己酉以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
常寺專典史事帝謂輔臣曰修史最難如魯史亦止備
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才足以周物猶止記
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

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酌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八月乙卯朔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祖宗以來中書有堂

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
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
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
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
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止至是台符等議
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
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
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

憲總七軍及董璫兵三萬至西市新城遇夏人與戰敗之獲酋長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夏人于女遮谷斬獲甚衆 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請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從之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於撒捕宗城敗之 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止慶厯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寧初珪為翰林學士請續修凡

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於有司熙
寧中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
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
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
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至是既
罷內外長吏舉官法而堂選亦廢 丙辰詔蠲河北東
路災傷州軍今年夏料役錢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
董氈會兵伐之 己巳復置滑州 丁丑熙河經制李

王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劉昌祚將卒三萬出慶州种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出綏德城圍米脂砦三日未下庚戌夏人八萬來援諤率衆擊破之辛亥又敗夏人於無定川斬首五千級初詔諸將悉聽諤節制及軍次綏德遣諸將出塞朝廷咎其輕出命還師延安聽王中正節制至是諤捷書聞羣臣稱賀帝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

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文簡事
詳紀載有法後莫能及 庚子李立之言北京南樂館
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
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從之乃分立東西兩堤五十
九埽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 壬寅
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丙午詔
諭夏國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讐
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 戊申太白犯斗

銀州不書其人按种諤傳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東都事畧种諤傳同是知入銀州者必諤也或云蒙上省文當屬劉昌祚考昌祚傳並不言及銀州今以屬諤

庚午高遵裕復通

遠軍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

與戰破之斬獲甚衆癸酉復韋州乙亥李憲敗夏人

於屈吳山初憲既復蘭州帝詔憲領兵直趣興靈且曰

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

過河取涼州憲乃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趣天都山下

燒南牟內殿及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星多哩鼎敗之次

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
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 冬十月
丁巳米脂砦降种諤留千人守之進攻石州 庚申李

憲兵至女遮谷遇夏人與戰敗之 乙丑劉昌祚兵至

磨哆隘遇夏人與其統軍梁大王戰敗之追奔二十里

斬大首領默羅鄂沙監軍使梁格鬼等十五級獲首領

統軍智奇邁多等二十二人

考異唐叅東都事畧劉昌祚傳作磨喇宋史劉昌祚

傳作磨齊夏國傳作磨臍今從宋史神宗紀

己巳种諤入銀州

考異宋史神宗紀入

有食之 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於黑水

己丑李憲敗夏人于囉逋川 辛卯种諤降橫河平人

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 初劉昌祚與姚麟率涇原著

漢兵五萬出塞詔昌祚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

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兵不至昌

祚兵獨出葫蘆河破賊於磨哆隘取其積粟乘勝趣靈

州師次城下環慶軍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遵裕

忌其成功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遂

葫蘆河而還 丁丑曲珍與夏人戰於蒲桃山敗之

戊寅种諤入貢州 詔諸將存撫降人 辛巳史館修

撰曾鞏乞委開封及諸路收采名臣良士事迹遺文送

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王中正入宥州中正以河東軍

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人馬多陷沒糗糧不能

繼又恥無功遂入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

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行至奈王井糧

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 十一月癸未朔日

兵纔萬三千人初有詔輒班師者族遵裕至是乃歎曰
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辛丑環慶涇原兵
去靈州 种諤始被詔當會靈州既而迂枉不進士卒
饑憊欲以餽餉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穰癸卯師次夏州
索家平會大雪無食多死者三萬人同日而潰 高遵
裕之退師也命涇原軍為殿夏人來追劉昌祚手劍水
上待衆濟然後行為賊所及昌祚擊却之裨將俞平死
焉師還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初夏人聞大舉

按甲明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昌祚以數千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未敢前日磨哆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納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丙午賊決七級渠以灌我軍凍溺死者甚衆餘

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遼混同郡王知興中府耶律乙辛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黨耶律雅克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囚於來州乙亥慈聖光獻皇后禪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初議五路進討會於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路皆

西伐秉常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皆請戰一老將
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
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諸軍無食可不戰而困也從之
我師竟無功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耶律仁
傑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 辛
未林廣破烏蠻乞弟於納溪初詔廣與熟夷楊光震并
力討乞弟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
督廣進師至是遂破樂共城及斗滿村斬首二千五百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四

至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
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王中正降
秩二等